



【域外走笔】

鲁迅在日本的遗迹

□吕周聚

鲁迅于1902年3月抱着科学救国的远大理想，东渡日本留学，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，然后于1904年9月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。在经历了“幻灯片”事件之后，于1906年3月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，回到东京从事文学救国的活动，直到1909年8月回到绍兴任教。鲁迅在日本留学7年多，主要生活在东京和仙台两地。

到了东京后，我想去参观一下鲁迅当年学习生活过的地方，日本的朋友告诉我，当年的弘文学院现在成了三井住友的不动产；鲁迅当年住过的伍舍，也早已找不到过去的踪影，东京一百多年的巨大变化，让人不禁有沧海桑田之感。

然而，到了仙台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虽然鲁迅在仙台仅学习生活了一年半，但在这儿却能看到鲁迅当年生活的影迹。当年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后来并入现在的东北大学，在东北大学片成校区内，还保留着鲁迅当年上课的阶梯教室，教室前面的黑板两侧，张贴着藤野先生和鲁迅的画像，在第三排座椅上标出了鲁迅的座位；教室外面有一个木桩，上面刻有中日两种文字：“鲁迅先生曾经学习过的讲义室，一九〇四年秋——一九〇六年春”。这个阶梯教室现在已经成了东北大学的文物，而这与鲁迅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在东北大学校部前，坐落着一座鲁迅的大理石雕像；再往前走不远，就是东北大学的史料馆和鲁迅纪念馆。二楼是东北大学的史料展览室，在二楼专门辟出约三分之一的地方作为鲁迅纪念馆。在纪念馆内，陈列着鲁迅当年在仙台上学时的相关文物，如鲁迅的成绩单、入学申请、与老师同学的合影等相关史料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当年在仙台的活动遗迹，感受到鲁迅当年在仙台的思想情绪。鲁迅到仙台后，先后住过两个地方，其中的佐藤小屋现在还原样保留着，出东北

大学正门右拐不远，即可看到这所外表陈旧的两层老房子，在房子的右下边，有一块木柱，上面刻有“鲁迅居住遗迹”，是郭沫若手书。房子后面是一个小院子，院内有两棵高大的树木，树木的后面便是水流湍急的广濑川。房子周围有几棵小叶枫树，我去时是9月末，枫叶绿中略微带有一点红色，预示着深秋的即将到来。

仙台是一座历史并不算悠久、面积也不算大的城市，当年伊达政宗在广濑川西南边的山头上建立军事要塞，守卫这片土地，现在这些军事设施只剩下了一些遗迹，成为一个仙台遗迹公园。在公园内有一座仙台市博物馆，在博物馆的外侧，竖立着一块鲁迅纪念碑，上面刻有“鲁迅之碑”四个大字，是郭沫若手书；纪念碑的右边坐着绍兴市人民政府捐献的鲁迅雕像；在纪念碑的左边，有一棵桂花树，正散发出一阵阵淡淡的桂花香气。仙台遗迹公园离东北大学和鲁迅的阶梯教室，教室前面的黑板两侧，张贴着藤野先生和鲁迅的画像，在第三排座椅上标出了鲁迅的座位；教室外面有一个木桩，上面刻有中日两种文字：“鲁迅先生曾经学习过的讲义室，一九〇四年秋——一九〇六年春”。这个阶梯教室现在已经成了东北大学的文物，而这与鲁迅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在东北大学校部前，坐落着一座鲁迅的大理石雕像；再往前走不远，就是东北大学的史料馆和鲁迅纪念馆。二楼是东北大学的史料展览室，在二楼专门辟出约三分之一的地方作为鲁迅纪念馆。在纪念馆内，陈列着鲁迅当年在仙台上学时的相关文物，如鲁迅的成绩单、入学申请、与老师同学的合影等相关史料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当年在仙台的活动遗迹，感受到鲁迅当年在仙台的思想情绪。鲁迅到仙台后，先后住过两个地方，其中的佐藤小屋现在还原样保留着，出东北

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崛起，不仅成为亚洲霸主，而且成为世界强国，这与日渐衰落、任人宰割的中华帝国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日本的迅速强大给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以启发，认为可以从日本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治国理念来拯救中国，于是在20世纪初中国向日本派出了大批留学生。尽管当时中国也向英国、法国、美国等先进国家派出留学生，但从数量上来说，到日本来留学的人数是最多的。当年留日的学生中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、政治家、科学家，但也有一部分留学生满足于吃喝玩乐，学跳舞，赏樱花，并没有学到多少真东西。反观历史，当年在日本的留生成千上万，但能够像鲁迅这样在日

本留下遗迹的人却寥寥无几。

鲁迅在日本留下的有形的物质遗迹现在已经成为旅游景点，可供今天的人们尤其是中国游客来参观游览，成为中日友好的见证。除了物质遗迹之外，鲁迅在日本留下的精神遗迹更为重要。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1920年发表的《以胡适为中心的潮涌浪旋着的文学革命》中就提到了鲁迅的小说创作，认为“小说方面，鲁迅是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，如他的《狂人日记》，描写一个患迫害狂的人的恐怖和幻觉，达到了迄今为止的中国作家尚未达到的境地”；1927年10月武者小路笃实编辑的《大调和》上发表鲁迅的《故乡》（译者不详），这是鲁迅作品首次在日本国内发表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，《故乡》入选日本的初中语文教科书，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。此外，鲁迅的《藤野先生》入选日本的高中语文教科书。东京大学汉学专家藤井省三教授曾写过一本《鲁迅〈故乡〉阅读史》，运用接受美学理论来讨论《故乡》在1921年发表后被阅读、评论的变迁情况。应该说，鲁迅在日本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作家，每一个上过初中、高中的人都阅读过鲁迅的作品。用藤井省三教授的话来说，鲁迅在日本享受“国民作家”的待遇。反观国内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对鲁迅作品的删减、国内个别人士对鲁迅的攻击谩骂，二者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作为伟大的作家，鲁迅在日本不仅留下了有形的物质遗迹，而且留下了无形的精神遗迹。鲁迅在日本被人们所敬仰，其作品被人们所广泛阅读，其思想被人们所继承。与我们关系复杂的日本对待鲁迅的态度，是否可给我们提供一个借鉴反思的窗口？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鲁迅？又应该如何对待鲁迅所遗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遗产？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1946—2016，吉林大学七十周年校庆。吉林大学是当今中国办学规模最大、学科最齐全的著名北国学府。不过，对于我，重要的不是这两个“最”，而是“母校”两个字——吉林大学，我的母校。

十年前的六十周年校庆我已经错过了，十年后的八十周年我可能走不动了，所以我特别看重今年九月这次七十周年校庆。也巧，这次是作为所谓杰出校友被邀请回去的，代价是要我为在校的年轻校友们做一场讲座。我正归心似箭，也极乐意讲点什么，正中下怀。

讲座开场白我就相当激动地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心情。也是因为这三分钟的开场白激起了不止三次掌声、三次笑声，所以容我显摆如下（万一你笑一次亦未可知）：

说实话，讲课也好讲学也好讲座也好或者忽悠也罢，包括北大清华复旦在内，我去过的大学已经不算少了，但还没有哪一所大学让我这么兴奋、这么动情、这么别有感触。这是因为，吉林大学是我的母校，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校友。作为你们的老校友，三十多年前我在这里度过了至关重要的七年人生时光。我的汗水，我的泪水，我的无数个手拿课本单词本朗读或默读的盛夏清晨，无数个子夜时分咬着被角独自吞声哭泣的寒冬长夜，永远留在了吉林大学，留在了曾经的吉大校园。回忆起来，母校七年最大的收获，是在此实现了人生两次命运性转折；最大的遗憾，是没有谈恋爱，没有碰过任何女生的手，甚至没有正面注视过女生的眼睛，尽管也不是完全没有女生甚至漂亮的女生向我投过别有意味的目光。也许你想问是不是你自作多情啊，我想不至于。学习且不说，就论长相吧，和同班同学长敏师兄比（此君是吉大外院老师，正在台下看我），自是多少相形见绌；而若和师出同门的久高师弟比（此君亦任教于吉大外院），基本不相上下。然而我硬是没有对女孩子的暗送秋波做出任何积极反应。你说我怎么那么蠢？东北话：怎么那么虎？在这个意义上，母校七年很难说是多么健全和快乐的七年。

这两天返回母校，我最想见的，是读研三年我的导师王长新教授。可是他已不在了，早已不在了。刚刚过去的九月十三日我写了这样一则微博，请允许我引用这一百四十个字：“当年考研，笔试考得相当好，面试相当不好。主考官环顾左右：要，还是不要？沉默当中，我的导师王长新先生一拍桌子：这个人我要定了！惊心动魄的七个字。我的人生由此柳暗花明。恩师于一九九四年四月乘鹤西去，尔来二十有二年矣！关东夜雨，灯火阑珊，四顾苍茫，音容宛在……”王长新老师铁定要我是一九七九年的事，那年他六十五岁，而今我也正朝六十五接近，即将六十五岁……

庆祝吉林大学建校七十周年大会，在鼎新广场隆重举行。曾任青岛市长的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吉大校友王家瑞，北大校长，哈佛校长，相关两院院士等众多海内外嘉宾出席盛典。念发来贺信的兄弟院校名单时，我意外听到了山东大学和我任职的中国海洋大学。中国海洋大学？中国海洋大学！

翌日我就飞回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。上课第一天就又遇上了“六十五岁”，只是，这回不是作为开场白的六十五，而可能是作为“尾声”的六十五。为新入学的十名日语硕士生上课，课后有人问我带不带研究生，“我可是冲着您来海大的呀！听说明年您六十五岁不能带了……”望着女孩子眼巴巴的神情，意外之余，颇有些感动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要，还是不要？“这个人我要定了！”前面写了，说这七个字时的我的导师六十五岁。我是他的开门弟子，“开场白”。恩师至少带了十届，七十五岁带最后一届，即关门弟子，“尾声”。如此带下来，北上广深，塞北江南，到处都有先生弟子的身影，故有“日语界三十年，前十五年看吉大，后十五年看日研”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）之说。

带，还是不带？“这个人我带定了！”作为恩师的弟子，而今我能一拍桌子说这七个字吗？纵然狂妄如我，也绝无可能。别说一拍桌子七个字，三拍桌子七十个字七百个字又有何用呢？之于恩师，六十五岁是起点，开门；之于恩师弟子的我，六十五岁是终点，关门。不错，我可向校方提出相关申请，问题是，若非校方破例延聘五年，我六十岁就该关门大吉了。作为我还好意思得寸进尺吗？

不至于有人怀疑我为稻粱谋。盖因退与不退，稻粱相差无几。何况，我还有那么多虚虚实实的兼职教授要当，有那么多厚厚薄薄的东西要写要译。进可以跑去外校摇唇鼓舌，退可以“宅”在家里专心涂鸦，尤其是可以告老还乡看牵牛花。牵牛花的眼神，研究生的眼神——莫非我更留恋研究生的眼神？我不知道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、著名翻译家）

（窥海斋）

校庆七十周年和六十五岁

□林少华